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 第二十八回 開鐵弓幸遇分牛虎 談往事議打蒲家林

舊業分明湘水頭，人歸業盡水東流。春風日暮江邊立，不及漁人有釣舟。

話表大眾飲茶敘談，忽聽廣明說：「那南茶棚內掛著一張鐵弓。」大家聞言，掉頭望著，只見廣明已至南棚。見棚內坐著一人，豹目濃眉，大鼻樑闊口，昂然獨坐。桌上擺列著一堆花銀，一旁掛著一張鐵胎弓。廣明不明，近前喝問：「你這人在此賣弓，又堆著許多花銀，卻是何故？」那人見問答道：「俺非賣弓。我這桌上堆著花銀，若有人拉開此弓，即將花銀送給與他，作為花紅彩贈。」廣明聞言大悅，說：「這小小弓兒，有甚出奇，待俺拉開了，把花銀我拿去買酒吃。」便去拿弓。大漢說：「慢著，俺有話講。在當面你若把弓拉開，俺必將花銀奉贈；你若拉不開，須挨我三拳。你當怎樣？」廣明回答：「使得。」大漢說：「休要後悔。」廣明說：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焉能後悔。」遂捲起衣袖，近前拿在手內，用盡平生之力，並未扯開此弓，只急得一副黑面皮，竟變成紫檀之色。只得將弓放下，轉身要走。大漢順手扯他的大袖，笑著說：「有言在先，何得要走？」廣明沒法，只得貼在桌前說：「請打罷。」大漢舉起柳斗大的拳頭，照著廣明背上打下，只打得廣明兩眼冒金星，耳內已鳴。欲思討饒，實在不好出口；欲要哎喲，又礙著眾人，難以為情。卻好胡達在東棚內看見，大喝一聲：「好匹夫，休得無理！膽敢打俺的酒友。」跳出東棚，奔南棚而去。李廣等聞言，也就一齊走到南棚。只見胡達向那大漢正然胡鬧，李廣將他喝住。那大漢也不打廣明瞭。李廣向那大漢拱手，口呼：「仁兄，因何打俺至友？」那大漢便說明原委。李廣含笑，順手將那鐵胎弓拿在手中，輕輕一拽，毫不費力，拉了個如月滿，面不更色，氣不湧出，大家喝采：「好氣力！」李廣復又用力一拉，只聽一聲響，鐵胎弓折為兩段，拋在地上。圍著看的人，一片喝采聲。那大漢嚇得神色俱變，隨深深一揖，說：「失敬了，請教仁兄貴姓大名，尊居何處？有此神力，使小弟佩服。」李廣回答：「豈敢，小弟姓李名廣，祖居杭州。」大漢說：「莫非三門街小孟嘗嗎？」李廣回答：「正是。小弟未識仁兄，何知賤號？未請教兄之名號。」大漢說：「小弟久仰大名。小弟祖籍淮安，姓駱名照，綽號分牛虎。」李廣笑說：「久仰大名，幸得巧遇。」桑黛聞是分牛虎，心中暗喜，卻不便明言前事。於是大家各通名姓，皆不看播台之事，便一齊約入城內招英館去。

到了館中，大排筵宴。李廣在暗地打開手卷一看，見手卷上皆都現出來了，心中暗喜。遂命人重排香案，大家結拜起來。是日，酒席之中，桑黛便將蒲球三打蓬萊館，並劫姊丈蔣達、胞姊秀英的話言了一遍。桑黛、蔣豹二人正欲邀請李廣等幫助報仇，只見胡達大喊一聲：「氣煞我也！好大膽的草寇，竟敢如此橫行。我等當助一臂之力，掃平賊巢，整理蓬萊館，方平我之氣。」李廣向桑黛、蔣豹二人說：「二位賢弟休要煩悶，愚兄等當助賢弟剿滅草寇，以復前仇。」桑黛、蔣豹致謝不已。桑黛又將慈雲庵偶遇駱夫人，晉家莊搭救駱小姐始末原由言了一遍，只氣得駱照咬牙切齒。因向桑黛謝道：「若不虧賢弟去救，使愚兄家孀、舍妹竟有不測之處，此種大恩，實是銜感不置。」桑黛再三謙遜。座中諸人，皆稱贊桑黛見義勇為，實是任俠好義。大家快樂痛飲起來，直飲至月上花梢，只吃得酩酊大醉，方各自安歇。

次日，桑黛與蔣豹二人自備筵資，瞞著李廣眾人等，備了兩桌盛席，聊作東道。設擺齊備，桑黛、蔣豹二人向大家說道：「弟等聊備小酌，一則為進見之敬，二則請眾位仁兄賢弟暢飲一杯，以助剿滅草寇之力。」言罷，向大家一揖。李廣與眾人齊聲說道：「這也太覺客氣了。某等既為異姓兄弟，便如同胞一般。患難自當共之，豈有見難不助之理。一俟整頓齊備，即去剿寇，以後萬勿再存客氣。」桑黛、蔣豹又謝了一回，大家入席暢飲。席間，各人又談了些兵法武藝，真是情投意合，樂不可言。席散之後，大家整頓行裝。

第二日命人僱了船隻，招英館內一切賬目交與管賬的妥為照料。隔了一日，大家登船望蘇州進發。在路行程不到十日，已至閶門。桑黛先到慈雲庵說明一切。老尼聞言，合掌念道：「南無阿彌陀佛，這是大官人吉人天相。」遂將各欠戶陸續來還的銀兩，一齊搬出。桑黛又謝老尼，欲往蓬萊館去。老尼說：「大官人，這蓬萊館是去不得了，現在已被那蒲家林強盜佔據，他在那裡開張了。大官人一去，必惹出飛災。不若還住在庵中罷。」桑黛說：「雖承老師傅美意，怎奈我弟兄甚多，如何存占，打攪清規。」老尼說：「無妨，小庵褊窄，亦可存身。」桑黛致謝，即回到船上向眾人說，先在尼庵內暫歇。

桑黛開發了船價，於是大家登岸。廣明首先進庵門，見老尼出來迎接，廣明笑指老尼說：「你分明同我一樣的和尚，你為何這樣斯文？」老尼見問，合掌念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，師傅休要見笑，老尼是優僧。」廣明高聲笑說：「難得難得，俺廣明是一男僧，你是女僧，難得相遇。」正遇李廣進來，聞廣明胡言，忙喝道：「該死的匹夫，竟敢胡言亂語，還不走開。」廣明正說得高興，被李廣一喝，低頭閉聲走開。

大家一同進了客堂坐下，老尼忙令佛婆獻茶。桑黛便將蓬萊館被蒲球占去現在開張的事說明了，李廣聞言，站起怒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就此前到蓬萊館？」廣明聞言大笑說：「妙極妙極，就此打他個落花流水，看那廝有何法再占蓬萊館？」李廣喝道：「打蒲球不用你這莽頭陀去。」廣明聽不許他去，遂哀告說：「好哥哥，你帶兄弟去，我遵哥哥的管束，再也不敢粗莽了。」李廣方允，留徐氏兄弟在庵內候音。